

四十七年后的同学会

□方名列

1972年,我初中毕业,因为身处特殊年代,同学们没有临别赠言,没有毕业合照,连最起码的毕业证书都没有。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出校门,支边、支农、进工厂等,踏上社会,从此天各一方,少了联系。光阴似流水,不想,待第一次同学会时,竟然会是在四十七年之后。

那天,阳光明媚,天气给力。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未到集合处,我就听到笑声阵阵,踏进门,同学们济济一堂,忆着往事、趣事,互认着对方,有惊讶,有欢笑,非常热闹。有位男同学,完全是陌生面孔,思索良久,始终记不起他是谁?他见我“卡壳”,就自报了家门,原来是周同学。顿时,尘封的记忆被打开,记得周同学是班上第一个分配工作的,在列车发电站,好单位。不少人猜想周同学有“门路”,四十七年后,才知晓了答案。

从集合处出来,大家边走边聊,一起来到了母校。母校早已旧貌换新颜,绿树成荫,小桥流水,仿佛一个大花园。许多同学感叹,真想时光倒流,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读书学习。在母校门口,“咔嚓”声中,同学们留下了我班第一张“全家福”,虽然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来得有点晚,但其毕竟留住了我们的身影。

同学会,最后的项目是酒席。期间上了一道鸡蛋做的菜肴,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。那年立夏,一早到校,同学们纷纷拈蛋,记得有位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一只茶叶蛋,一圈斗下来,大获全胜,方引起大家的注意。看那只蛋,个头小小的,且无特别之处,小蛋获大胜,此事自然传开了。课间,来了一位隔壁班的高个子男生,扬言要决个输赢,那位同学一看,对方手中捧着的竟是一只鹅蛋,愣了一下,忙说是你大我小,不公平。那高个男生想了想,也是,说那就这样吧,以我蛋的大头拈你蛋的小头,怎么样?总不吃亏了。众所周知,蛋大头是空心的,脆。那位同学犹豫片刻,方下定决心似的,摆开架势,双手握蛋,只露出小小的蛋尖,两蛋相拈,只听“扑”一声,那位高个男生看看手中被拈碎的蛋,顿时傻了眼。上课时,那同学拿书本,不小心把“常胜蛋”带了出来,掉在地上,还连转了好几圈,怪了,蛋掉在地上,竟然没碎。有一同学眼疾手快,忙把蛋拾在手中,仔细一看,两眼直了,啊!原来是一只木头蛋。后来,每当立夏,我就会想起木头蛋,但蛋的主人是谁,早忘了。趁此机会,我忙问,谁还记得木头蛋的事吗?有位王同学说,记得,怎么能忘得了,蛋的主人是徐同学。是她?我感到非常意外,徐同学在我的印象中是漂亮文静的,她也会这么搞怪?王同学又说,这只木头蛋是和茶叶蛋一起煮,颜色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王同学说她印象深刻,哈哈,不知徐同学还记得否?

首次同学会,全班54位同学到了36位。有位谢同学现住金华,有事没来。对于谢同学,我记忆深刻。当年,学校正流行把好的文章用毛笔字抄写在大纸上,贴到墙上,供大家学习。老师选了几位毛笔字写得较好的同学,组成墙报小组,由谢同学负责,我有幸入选。一周日下午,谢同学来我家,说是班上的墙报下午要贴出去了,我刚巧不在,我姐就把我写好的拿给了谢同学,我回家后,一看,我还有三四张晾在箱子上的墙报没拿去。还有位张同学,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脸,一年四季两巴掌肉红彤彤的,像是冻疮之故,到了冬天尤甚,犹如烂苹果。他现住郑州,同学会有事在意大利,不能前来。同学们挺想念他的,说白了,是想念他的脸,现在还这样吗?

欢聚的时光总觉得短暂,特别感谢筹备组的同学们,克服困难,出谋划策。大家坐在一起,重拾同窗,把酒言欢。有同学称喝高了,其实,由于年龄关系,大家也没喝多少酒,但你看女同学们个个面若桃花,风韵依旧,男同学们也早已称兄道弟,勾肩搭背了。从分别时的风华正茂,到重聚时的两鬓斑白,时间的车轮碾过岁月。试想,一埭珍藏了47年、由54位工匠精心打造的陈酿,一经开启,顿时浓香四溢,食如琼浆,回味无穷,哪有不醉之理?愿这醇香的美酒永远流淌在同学们的心田里……

修电扇

□陈云

时至小满,气温嗖嗖上蹿。妻从车棚搬出电扇,清洗干净,通电运转,那台默默工作了近十个夏季的立式遥控电扇忽然满腹牢骚——摇头时异响刺耳,忽而如摩托发动踏踏作响,忽而似石磨转动呜呜不已。我揪下遥控器,“啵”的一声关闭摇头功能,异响立马消失,世界顿显宁静。

“定是那个摇头电机坏了,磨损严重,明天去买个新的,换上就没事了。”晚餐时,我咪一口“小糊涂”,十分肯定地下结论。

妻在一旁听了瞥了我一眼:“呦呦呦,你可真牛!别说你当过电工啊,你当电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?电工工具都不知丢哪个犄角旮旯了,还逞什么能?”我嗤了一声,不屑争辩,夹起青花盘上剩余的几粒花生米,扔进嘴里,嚼得簌簌乱响。

我说这话还是蛮有底气的。做电工虽已过去二十多年,但修理电扇,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?收录机电视机、电风扇电吹风,几乎所有带电的家用电器,当年哪一样没修理过?很多的家电出现故障,其实都不是大毛病,略懂电气知识的人都可以试着修理。电扇无法启动,十有八九是启动电容器失效引起,各种遥控器、游戏机按键操作不灵,极有可能是内部的橡胶导电触点磨损之故,可用无水酒精清洗,擦干后即可恢复如新。

当天晚上,我花10块钱,在网上淘了一只通用的电扇转头同步电机。三天后,快递如约而至。我找出电烙铁、松香、焊锡丝、绝缘胶带,以及一套工具,摊放一桌,准备大干一场。

其实,这时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。电扇的制造原理虽然不会改变,但毕竟过了那么多年,配件与工艺肯定有不少更新,哪个小地方处理不当,就有可能无法顺利修复。

拆开电扇风叶罩、风叶,卸下马达防护盖,仔细观察转头同步电机的连接电线、转动连杆,发现果然与我当年修理时有所不同。

当初我修理电扇时,电线的连接是将焊锡丝融化后焊接在一起,外面套上绝缘黄蜡管,或是包上绝缘胶带,而现在是导线拧紧后插入绝缘帽内的铜套中,再直接夹紧就完事;同步电机与联动杆之间的固定件,也跟我做电工时不一样,以前是用U形开口档,现在则是圆柱梢。

拆卸圆柱梢花了不少时间,螺丝刀、尖嘴钳、铁榔头,能用的工具差不多都用上了,十多分钟后,觉得脸上有痒痒的蚁行感,抬起手背一擦,全是汗水,这才发现背心前后都已被汗水湿透,不由得想起我师爷(即师傅的师傅)当年教导我的一句话:做电工不仅仅是跟电器打交道,很多电器的修理要用到钳工、钣金工、木工等多种技术活,学无止境啊……在持续不懈地努力琢磨,加之敲敲打打之下,终于完好地取出了圆柱梢。换上新的同步电机,接好线路,拧紧绝缘帽,通电试机,电扇转头自如灵活,没有任何异响,心中一乐:成功了!按照拆卸时的反顺序,装好马达防护盖、风叶防护罩,再次开启电扇,一切正常,试转一个多小时,异响始终没有再出现,就此,修理电扇大功告成。

老电工修电扇,老经验不可少,新技术也需学,双管齐下,才能稳中取胜。

我用手机拍了电扇运转一分钟的视频,发给正在上班的妻,稍候,妻回复道:老电工宝刀不老嘛,晚上给你加个鸡腿!



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总第6668期 配图 李海波